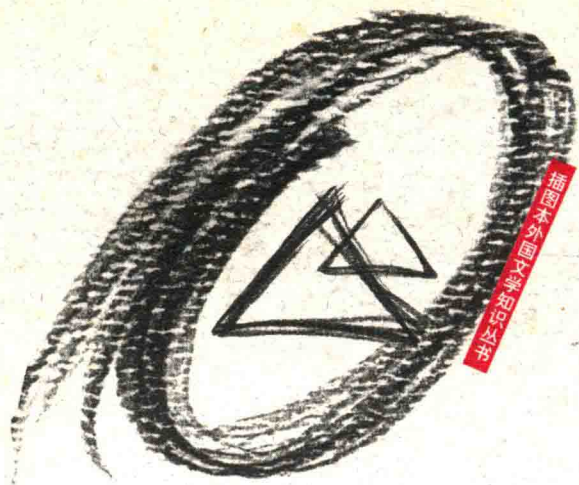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刘安武·著

印度
两大史诗
评说

辽宁大学出版社

印度两大史诗评说

刘安武 著

2351.072
1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印度两大史诗评说/刘安武著. -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1. 1

(插图本外国文学知识丛书/李文禄、张朝柯主编)

ISBN 7-5610-4098-9

I. 印… II. 刘… III. 史诗-文学研究-印度

IV. I351.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6460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网址: <http://www.lnupress.com.cn>

Email: mailer@lnupress.com.cn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朝阳新华印刷总厂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10 千字 印张: 5.5

印数: 1-3000 册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 欣

封面设计: 白雪竹

责任校对: 王晓红

版式设计: 李路明

(全九册) 定价: 72.00 元 本册定价: 8.00 元

目 录

走近印度两大史诗	(1)
两大史诗的形成	(18)
《罗摩衍那》的故事	(27)
体现人伦	(42)
一夫一妻的楷模	
——罗摩和悉多	(50)
婆罗多和罗什曼那	(60)
波林和须羯哩婆	(69)
《摩诃婆罗多》的故事	(72)
遵循正法	
——坚战和维杜罗	(99)
战争论	(112)
黑 天	(124)
毗湿摩	(131)
德罗纳和迦尔纳	(139)
怖军和阿周那	(148)
持国和难敌	(157)
甘陀利、贡蒂和黑公主	(164)
后记	(170)

走近印度两大史诗

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现在已经或正在介绍给中国读者。《罗摩衍那》由季羨林先生翻译，在 80 年代前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分 8 册出版。《摩诃婆罗多》的散文体全译本从 1994 年开始出版。这两个译本所根据的原本都是印度在 20 世纪经过许多学者共同努力，对照不少传统本而整理出来的精校本。

印度两大史诗距今至少有一千几百年了，很可能已经有了两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是印度人民对世界文学的宝贵贡献。《摩诃婆罗多》还被认为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这个称号将被永远保持下去，因为现代整理出即使再长的长篇叙事诗，究竟是属于什么时代的作品？那算不算史诗？还会有疑问的。

各种传统本《罗摩衍那》大约有 24 000 颂（每颂译成汉语可以是 4 行，也可以是 2 行）。精校本近 19 000 颂。各种传统本《摩诃婆罗多》有较大区别，有的有 95 000 多颂，多的达 106 700 颂。还有许多本子的数目介于这两者之间。精校本则是 82 000 多颂。

为了使我们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这两部伟大作品，有必要对某些问题进行澄清或加以说明。

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算得上是

一桩盛事。这种交流持续了近两千年，而且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也是空前的。但是今天，我们中国人仍然并不真正了解印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20 世纪以前，从印度传过来的只是佛教以及和佛教直接有关的大量典籍，即印度的一部分文化，还不是印度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更不是印度文化的全部。1992 年 8 月 22 日，《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唐非先生访问印度后写的文章《女人、宗教和庙》有一定代表性。唐非先生写道：“……先前，我们以为印度是个佛教国家。这次才弄明白，佛教在印度产生、发展并且传播到海外之后，到公元 8 世纪逐渐衰落而被印度教所代替……”唐非先生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化人，尚且如此认识，那老百姓更不必说了。今年初，徐庆华先生在他写的《印度西瓦立克山，你是否埋藏着人类最早祖先》中说：“从 19 世纪后期到 20 世纪初期，位于印度西北部的西瓦立克山区，人们不时从古老的地层中挖到像人那样的颌骨和牙齿化石。这对佛教盛行的印度居民来说，无疑会充满着神秘的迷信色彩，把它们看作是神灵的遗骸。……”（见 1999.2.1《北京晚报》）徐庆华先生仍把印度当作佛教盛行的国家。实际情况是：自玄奘到印度取经后，印度的佛教开始走下坡路。在十一二世纪后，遭到入侵的伊斯兰教民族的打击、破坏，更为衰落。应该说，不仅印度教的势力，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的势力，取代了原佛教的地位。

为什么说，佛教和佛教文化不是印度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呢？我们知道，印度的印度教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为深远，而其积累的文化典籍更为浩繁和重要。印度教的前身是婆罗门教，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就存在了，所谓“祭祀万能”“吠陀天启”和“婆罗门至上”等是其最重要的准则，它把

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等四大种姓。佛教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兴起。就是作为婆罗门教的对立面出现的。佛教反对种姓，反对婆罗门至上，也不同意吠陀天启和祭祀万能。这样，它吸引了许多婆罗门教信徒，甚至包括婆罗门种姓本身的一些人皈依它，于是佛教兴盛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但是全面来看，即使在这几百年上千年的兴旺时期，其势力也没有超过婆罗门教。这就像亚洲某一个国家翻译了中国老子的《道德经》，在该国流传较广，就认为中国的道教是中国的国教，或者说中国人主要信仰道教，同样可笑、片面。应该说儒教（儒学）才是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道教只是局部的，不能把局部当全部，也就是说，不管道教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很盛行，信仰的人很多，但从总体来看，只是局部。在公元八九世纪，婆罗门教经过宗教大师商羯罗的改革并吸收了佛教的某些部分成为印度教后，佛教却没有更新，逐渐与印度教的区别在缩小，所以它独立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小，何况遭到伊斯兰教的致命打击呢？

那么为什么佛教得以传入中国，而印度教却没有传入中国呢？因为佛教反对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四个种姓的这种血统论，赞成众生平等。中国没有种姓，各个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信奉佛教，而印度教传入中国却没有这个基础。它不可能在中国社会里制造出四个种姓来。也许有人会说，那印度教为什么传入爪哇、苏门答腊、斐济、圭亚那、毛里求斯等国家和地区呢？那正是因为那些国家和地区有大批的印度移民，这些移民带着种姓制到那些国家和地区定居并生育后代，这样以血统为基础的种姓得以延续，故印度教得以存在。

印度的佛教徒似乎更热心于经典的创作，比较热中于对教理、教规、教义的阐释和发挥。对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

和创作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在佛经的所有典籍中，真正文学作品并不多。《佛本生故事》、《佛所行赞》等是一些佛教色彩很浓的文学作品，当然许多佛教经典中都有一些小故事、寓言或童话，作为经、律、论的佐证。显然，收集和加工这些民间故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以宗教为目的。中国人那么热心翻译佛教和带佛教色彩的典籍，为什么不翻译两大史诗以及其他印度教的文学作品呢？道理很简单，他们是出于宗教目的，不是出于文化和文学交流。他们认为异教徒的东西，与本教格格不入，或者说根本排斥异教徒的优秀文化、文学遗产。这是他们的局限。任何宗教都具有排他性。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已知印度两大史诗，其实这是夸大其辞。从佛教典籍或佛教徒写的著作中知道两大史诗的名字不等于真正了解两大史诗。直到许地山（1893—1941）的《印度文学》才稍稍介绍了一些，这已经是 20 世纪的事了。

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分别评价作为宗教经典的文学作品或作为文学作品的宗教经典。本来作为宗教经典或文学作品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宗教经典有宗教经典的评价标准，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但问题出在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学作品该怎么办？一般说来，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对《旧约圣经》的评价不可能一样，伊斯兰教徒和非伊斯兰教徒对《古兰经》的评价肯定有很大的不同。同样对两大史诗，印度教徒和非印度教徒评价大有区别，这是由于宗教感情的缘故。

一旦宗教信徒讨论到他所信奉的经典，他的虔诚宗教感情必然渗入到他的思想之中，或者说体现在他所论证的题目当中，他不可能客观地评价这部已上升为宗教经典的文学作

品，而采取对纯文学作品的办法去公正地进行判断。就以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来说，这两大部文学作品已经上升为印度教的经典，因为《罗摩衍那》中的主人公罗摩是印度教大神之一毗湿奴的重要化身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主要人物黑天也是毗湿奴的重要化身之一。当然，非印度教徒对这两个既是宗教大神人物又是文学形象人物，即使评价包含贬意，也不一定会引起印度教徒的反对或抗议，更不会有灭顶之灾，但很自然，即使是批评得有道理也不一定会引起印度教徒的共鸣。

比如《罗摩衍那》中罗摩的妻子悉多被劫持后，罗摩为了寻找帮手去共同解救悉多，他帮助处于劣势的猴王须羯哩婆射杀其兄猴王波林，再次取得了王位，然后须羯哩婆对罗摩感恩戴德，派出猴兵猴将去寻找悉多的下落，并进而造桥渡海，消灭罗刹国的十首王，救回被劫持的悉多，这中间须羯哩婆和他率领的广大猴兵猴将是功不可没的。从根本上说来，罗摩助须羯哩婆射杀波林之举，并不是什么合乎正法和道义的行为，纯粹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能够获得同盟者而已。宗教徒却回护罗摩说：罗摩是大神化身下凡，认定谁有罪，该惩罚谁，不会有错。

又如在《摩诃婆罗多》中，印度教的虔诚者认为其中有五种最精彩和最宝贵的作品或篇章，这就是《神之歌》（《薄伽梵歌》）、《续神歌》、《毗湿奴千名录》、《毗湿摩颂》、《象王的解脱》，是带神秘色彩和虔诚精神的“五宝”，这几种是不是大史诗中最优秀的篇章和最好的作品呢？在我们看来，大部分不是。比如《神之歌》（《薄伽梵歌》）是诗体宗教哲学著作，被认为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很难说是文学作品。《续神歌》也是如此。《毗湿奴千名录》是颂神诗，是

歌颂毗湿奴的各种化身和种种事迹的汇编。当然《毗湿摩颂》是集中了大英雄毗湿摩的个人牺牲和履行职责的感人事迹，认为是优秀的篇章是合理的。但从客观的标准来看，最优秀的篇章和作品总该从史诗主干故事和许多优秀插话、重要人物、重要情节中去挑选，而不应该从体现神秘色彩和虔诚思想的作品或篇章中寻找。

在这里还有必要对两大史诗出现以前印度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有一个了解。正如我国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公元前近一千年的《诗经》，印度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几百年的《梨俱吠陀》。我国《诗经》中除国风（民歌）外，有不少是颂祖诗、祭祖诗，而《梨俱吠陀》里，则大量是颂神诗、祭神诗。这样，两国各自开始了不同的文学传统。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梨俱吠陀》产生在公元前1500年—1000年，而且包括了1028首诗，这些诗虽然不是长篇叙事诗，但是总数也有几万行，为什么还把《罗摩衍那》说成是“最初的诗”，而把作者称“最初的诗人”？原因是在印度人看来，《梨俱吠陀》里的诗写的是宗教思想而不是世俗生活，印度人认为《罗摩衍那》是写世俗生活的第一部作品。

我们再来看看《罗摩衍那》的具体问题，有人说：“十车王为什么要答应小王后吉迦伊的两个要求呢？不答应不就什么事也没有吗？后来的一切事就不会发生，只不过让吉迦伊独自在宫里生气罢了。”持这种见解的人是习惯了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的环境。殊不知中国古代也有“言必信，行必果”、“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言九鼎”，都是说说话要算数。作为一个国王，说话不算数，就失掉民心，失掉了民心，那他的统治就岌岌可危了。所以十车王从长治久安

的角度出发，衡量不失信于人的作法才是上策。退一步说，也不是到了危急关头，因为不是外族、外国来夺取他的王位、王权。放逐罗摩十四年算什么，过后还可以回来即位（如果按神话解释，罗摩在位一万年，那十四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所以十车王绝不会放弃自己的“正法”——即神圣的许诺。

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人们要问，为什么吉迦伊提出那两个并不高的要求呢？提这种问题的人是以中国历史上的类似事件为标准的。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与产生《罗摩衍那》相当的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中的父子争位，兄弟争立的事层出不穷，几乎没有以什么流放一段时间为条件的，而是流血，甚至是大规模的流血。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只有宋代的赵匡义从兄长赵匡胤那里接管王权显得不那么残酷。从京剧《贺后骂殿》看来，只在朝廷上争吵一番了事。赵匡义“优待”侄子，封他为八贤王，而没有清洗他，这是因为赵匡义窃取了王位达到了主要目的后表现出一点“人之常情”，除此以外，其他的被夺权者，都没有这么好的结局。所以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吉迦伊只是开了一个大玩笑，或者说是制造了一个恶作剧，并不是什么宫廷政变。那两个要求不是给自己的儿子留下隐患吗？罗摩放逐十四年后回来，那当然要即位了，婆罗多得拱手相让。两个要求虽然满足了，实现了，但最终是一场空，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会结下冤仇。我们看看作者是如何渲染的吧，吉迦伊把两个要求提出后，十车王惊惶失措，宫里乱成一团，悲哀的气氛笼罩宫廷。当然这件事不是什么好事，不过这就是印度历史上比较典型的争夺王位的事实吗？肯定不是。印度的王族统治者并不会比中国的王族统治者善良，他们决不会以当十四年

国王过一过国王瘾为满足，他们会想终身当王，甚至想到让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当下去。作者描写的猴子国波林和须羯哩婆兄弟争位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吗？猴子国的残酷现实难道不是基于人间的普遍事实而概括出来的吗？所以应该认为作者是没有否定宫廷中的夺位斗争，但是粉饰了斗争的真实性和残酷性，所以通过小王后吉迦伊提出了有限度的无理要求，让一场本来是流血冲突化解为一场离愁别恨。

罗摩和悉多夫妇在罗什曼那陪同下流落森林，悉多被十首王用调虎离山之计劫走。这对落难的王子和王妃来说是雪上加霜，令人同情。但是读者读到这里会不会想到，你罗摩是大神毗湿奴下凡，连自己的妻子也看不住，大神的伟大在哪里呢？印度教徒难道不这么想吗？非印度教徒的读者这样想是自然的。如果我们追溯到《罗摩衍那》的原本只有第二篇到第六篇共五篇，即《阿逾陀篇》到《战斗篇》这五篇，罗摩中了十首王的调虎离山之计有什么奇怪呢？因为他只是人间的英雄啊！人间的英雄的任何失败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只有有限的能力，他不具备超凡的神的能力，更不具备大神的无限法力。而今问题出来了，印度教徒是怎样对待这一问题的呢？第一个以改写《罗摩衍那》来解决悉多被劫与罗摩大神化身的身份不符的问题的是十四五世纪的无名氏。他以罗摩故事为基础写成了《神灵罗摩衍那》，最大的改动是十首王劫走的不是真正的悉多，而只是悉多的幻影。而影响最大的是十六七世纪杜勒西达斯用印地语阿沃提方言改写的《罗摩功行之湖》，在印度北方的广大地区流行的既不是蚁垤的《罗摩衍那》，也不是无名氏的《神灵罗摩衍那》，而是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之湖》。《罗摩功行之湖》最大的改动也是将十首王劫走悉多的情节改为劫走的只是悉多的幻



悉多被劫

影。这一改动满足了印度教徒认为大神下凡的无所不能的罗摩未能保护妻子的遗憾，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十首王劫走的是悉多的幻影，那么真身哪里去了呢？《罗摩功行之湖》中写是罗摩把她用火隐藏起来了。于是，原来悉多被劫后的悲哀，到处寻找悉多的下落，与须羯哩婆结盟都是多余，置波林于死地更显得荒唐，还有兴师动众，造桥渡海，大动干戈，更是虚张声势。特别是征讨十首王是师出无名，把他置于死地更是过分……一系列的问题都不好处理。总之，这是一个怪圈，抢劫悉多如是真，就显得罗摩不是大神下凡，使人怀疑他的能力。越是重要的东西被抢走，越显出原持有者的无能。而越是不重要的东西被抢走，兴师动众越显得装模作样，荒唐可笑。所以比较起来，悉多真正被劫的情节惹出的麻烦还要小些。

既然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罗摩衍那》第一篇和第七篇晚出，是后人加上去的。他们也同样承认，增补者不是加上两篇完事，而是对第二篇到第六篇中的某些地方也作了相应的调整。总之，增补的两篇和原来的五篇都接受了下来。仔细考察，这两篇也还有必要存在。有了后篇的补充说明，使得前面的疑问得到解决。比如哈奴曼，这个人物在渡海寻找悉多以前是一位普通的猴将，在须羯哩婆的朝廷里，并不显得出色。如果他具有像渡海寻找悉多后的能力，特别是和十首王一伙战斗时那种能力，须羯哩婆还哪里需要罗摩的帮助啊？在《后篇》里对此作了说明和解释。又如十首王有很大的能力，他劫持悉多到海岛一年，他多方威胁利诱悉多服从他，做他的妻子，悉多始终不干。那为什么十首王不实行强暴，难道他还是一个那么讲文明的罗刹？在《后篇》里交待了他有诅咒在身。他过去对妇女施暴时曾受到诅咒，如果再

要对女人施暴，就要立即身亡。

当然，《罗摩衍那》增补第一篇和第七篇的主要目的是神化罗摩。增补者的全部功过在这里很难全面涉及。我们再来看一看《摩诃婆罗多》。如果说《罗摩衍那》有一个作者的话，那还是可以成立的，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因为是一部比较完整、比较统一的作品。虽然实际上至少有两位作者。但说《摩诃婆罗多》是一个作者的作品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作者、增补者、加工者，则绝不止几个人。那么怎么看待这部作品的同一性和统一性的问题呢？

如果说《摩诃婆罗多》是没有统一性的汇编性质的作品，这是夸大其辞。但如果说他有明显的或完整的统一性，也不符合实际。由于它篇幅很大，并不是事先有明确的构思和设计以后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大的框架内，由歌人到处传唱，随时增补、铺陈和丰富原来的内容，甚至将一些毫无关系的插话故事也吸收了进来。所以与作家个人创作的作品比起来，其统一性是比较薄弱的，但统一性又是存在的。像增补曹雪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他大体是根据前八十回的思路写下来的。《摩诃婆罗多》的众多的作者和增补者也是根据原核心故事、人物，特别根据作者的创作思想进行增补，可惜的是由于增补者多，而加工整理者少，结果其统一性削弱了。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篇幅如此浩繁的作品，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走进这一座像大森林的史诗作品，里面五光十色，奇花异草，各种飞禽走兽，蜂蝶草虫，然后是各式各样的生动人物出现在我们面前。不久我们就看到了，由银河女神下凡的恒河女神，先后将她自己 and 福身王共同生的七个婴儿，丢进恒河，并且很轻松地说：“你回去吧，现在你得到解脱

了!”我们心情一阵阵紧张，尽管史诗叙述是那样泰然。这背后的出世思想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在20世纪前，在中国的某些古典小说中，特别是“三言”、“二拍”等，可以看到这种受佛教影响的出世思想的中国翻版。原来在印度教里，同样也存在这种肯定出世，而否定入世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天界是无限美好的，而人世间，则是充满罪恶，俗人的一生是充满各种痛苦的。所以八兄弟婆苏神和恒河女神所定的契约就是他们中的七兄弟一出生就重返天界，以应极裕修道仙人所发出的诅咒。如果我们揭开美丽神话的外衣，看看事实的话，连续溺死七个婴儿又是多么残酷和多么吓人！

毗湿摩这个人物也许是《摩诃婆罗多》中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他是婆苏神八兄弟之一下凡出生、成长，他在少年时代所做的巨大牺牲令人感动和钦佩。他的死也是惊天动地的。然而自从他倒在战场上以后，他就被史诗的增补者们任意打扮和装饰起来，充当各种身份的人物了。坚战以大战胜利者的姿态，接管王权。他采纳黑天的建议，到毗湿摩老祖父面前，求取治国安邦之策，听取教诲。这既像病中的管仲回答齐桓公的询问，又像一个临终的老王召来王位的继承者所进行的训话。随着内容的展开，毗湿摩从政治的说教者，而成为宗教大师、法典专家、伦理道德家、哲学的圣哲、生理学家，因为有问题说，世上的男女在性爱的过程中是男性，还是女性更欢悦？可见，史诗的增补者们在继续刻画人物时采取了多大的随意性，在毗湿摩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不过史诗的评论者们往往把他在《和平篇》和《教诫篇》中的作用忽略不计。

随着史诗故事的向前发展，就遇到更多的神人、非神、非人。在众多的天神中，如果分等级的话，最高的是三大

神，处于第二级的即十二位天神（其中有因陀罗等），十一位楼陀罗神，八位婆苏神，加上一个生主，一个祭神共三十三位，这是史诗作者说的，但这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这三十三位中有的根本不出来活动，还有许多其他低一级的天神活跃得多，还有许多类小神，如乾达婆（或译飞夫）紧那罗、持明等，有的是半人半神的小神。天神的对立面即非天神，或称作天魔或译作阿修罗，也可译作邪神、恶神。这里面包括罗刹、夜叉。自天神、天魔出现后，双方产生了永无休止的斗争。摩诃婆罗多大战就被认为是天神、天魔在人间的演出，罗刹和夜叉通过佛教传入中国，文学作品中都把她们无例外地列入“妖魔鬼怪”，个个青面獠牙。可在印度，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罗刹女和正常人差不多，甚至更美。《聊斋志异》中记载的罗刹、夜叉一般都是可怕的凶神恶煞。女神和神女都是比较正规的天神，但仙女可不一定了，飞天也是仙女，在天上用歌舞起着娱神的作用。因陀罗怕人间的修道仙人的法力超过他，他经常派仙女来引诱修道仙人，破坏他们的苦行功果。阿周那被接到天上时，他的父亲因陀罗还打算派仙女给阿周那侍寝。从这看来，仙女好像是天上的神妓。在两部大史诗中使人非常醒目的是修道仙人，这种人的身份一般是婆罗门。这是许多婆罗门作者和增补者美化、吹嘘的对象。这些人修炼苦行，住在森林里，苦行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如果修炼成功，获得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大史诗中这类人很多，包括插话在内，往往是他们充当主角，他们可以上天，可以入地，甚至可以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可以喝干海水，可以制造活人，他们甚至使天神都害怕，大神有时也得退让三分，害怕他们的诅咒。在古代史诗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往往神化意志的力量，包括神化语言的力量，